

宗教對話——開放？委身？

自從九七回歸，中國宗教逐漸得到特區政府的認受；例如將佛誕設立為公眾假期，接納黃大仙廟為合法進行婚禮的廟宇。這一些改變使我這個生活在殖民地多年的信徒頗感有點難以適應，主要原因是為什麼這些被視為「迷信」的宗教竟能被官方認受呢？面對著這種轉變，自己也一下子弄不清應該怎樣看待中國宗教；對它採取一種拒絕態度？包容態度？抑或半拒絕半包容呢？這些問題在腦裏縈擾多時，揮之不去，但一直苦無答案。

上星期閒逛書店，無意中發現了一本由賴品超教授著寫的《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於是把它買下來；購這書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 早前修讀部份時間神學課程時已聽過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名字——一位在二十世紀頗負盛名的神學家，也曾讀過其原著，可是卻不明白，現在有中文著作來介紹他的神學思想可幫助我理解田立克的神學思想；

(二) 這本著作是探究田立克的神學如何可讓基督教騰出空間跟其他宗教進行對話，我想它或許能為我解答一些縈擾多時的信仰問題。

宗教對話的神學立場

作者寫此書的目的似乎試圖在基督教圈子中(包括教會及神學界)探求宗教對話的「合法」神學基礎，即運用基督教圈子所認受的信仰內容，來探究在基督教圈子進行宗教對話的可行性。作者指出基督教神學家有別於更正教教會的牧師及信徒，他們對其他宗教的態度主要有三：分別是排他論(救恩只限基督徒，其他人的信仰不在救恩的領域)、包容論(基督的恩澤不局限於那些公然相信的人)、多元論(拯救是有多種不同形式和途徑)。這三種「宗教神學理論」(theology of religions)其實是一條連續線(continuum)，由排他論一端所持有的「基督中心論」(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延伸至另一端多元論所高舉的「上帝中心論」(即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終極啟示與拯救)，於是在宗教神學上，排他論與多元論之爭便變成「基督中心論」與「上帝中心論」之爭；作者從而指出過往單靠「基督中心論」或「上帝中心論」都不能為宗教對話提供出路。

田立克神學對宗教對話的貢獻

作者隨即指出「基督中心論」及「上帝中心論」不是必然互相排斥的，因為作者發現田立克的「三一論式」神學正好為宗教對話提供空間。因為田立克認為在救贖的過程中，上帝是拯救者，是祂透過耶穌進行拯救，耶穌是釋放者與醫治者；又由於對田立克而言，救恩不是局限於「死」和「罪得贖」的理解中，而是當有奴役的力量被擊倒，隔阻的牆被打破，疾病得醫治，就是救恩的出現，皆是聖靈聖化的工作，因此耶穌在世的工作正被視為聖靈臨在的彰顯。作者指出這種「三一論式」神學使「上帝中心論」和「基督中心論」的特性互不排斥，也避開聖靈的「自律主義」和「唯基督論」的陷阱。田立克更進一步認為，耶穌是彰顯神聖臨在於時空中給予人和自然

醫治力量的其中一位，還有其他的釋放者和醫治者，包括我們自己。作者認為田立克這種「三一論式」神學最為能基督徒參與宗教對話，提供一個結合開放與委身的神學基礎。

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的相遇

而此著作最與我們香港信徒息息相關的要算是附錄的《雅典與香港有甚麼相干？——從基督教與希臘文化的態度看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的相遇》。在此文中，作者指出香港是宗教多元化的地方，我們中國傳統的探究不但純為神學本色化或宣教的問題，更包含著對中國文化的責任及對普世神學界的使命問題。因為若我們把中國宗教視為信仰的反面教材，這豈不是等於否定了我們所承受的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對基督教神學來說，中國某些宗教觀念亦有助人了解基督教。作者指出中國人對大自然的態度給西方人在生態危機中所面對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參考價值，而西方神學家莫特曼(J. Moltmann)甚為欣賞中國傳統宗教中對自然的了解。從世界神學界的使命的角度來考慮，抹煞中國宗教的價值，也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華人神學能對普世神學界作出獨特的貢獻的可能。所以，對於華人教會來說，無論從宣教或本色化，以至文化及神學的使命來說，都需要糾正現時以全面否定為主的態度，建立較平衡和正面肯定的態度，並嘗試考慮採納傳統中國宗教的一些元素進入基督教神學。

雖然這本書有點艱深，但卻給我帶來了一些新啟迪：(一) 信仰內/神學上有很多資源是支持我們進行宗教對話，只是我們沒有細心留意；(二) 宗教對話與信仰委身不是有必然性的相互排斥關係。我希望透過這點滴分享，能吸引更多有識之士跟我在這方面作討論。